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賢媛

宋蕭嬌妻某氏，字淑禕，母嘗有疾，淑禕於中夜祈禱，忽見神人在燈下，自稱枯桑君，曰：若人無患，今泄氣在亥，西南求白石鎮之。言訖不見，明日如言，而疾愈。陶淵明賦歸去來以遂志，其妻翟氏志趣亦同，能安勤苦。夫耕於前，妻耘於後云。

朱百年妻孔氏，百年卒於山中，蔡興宗為會稽太守，餉孔氏米百斛。孔氏遣婢詣郡固辭。時人美之，以比梁鴻。

隋許善心不肯從字文化及被害，母范氏年九十三，臨喪不哭，撫柩曰：能死國難，我有兒矣！因臥不食，後十餘日亦終。

唐高祖竇后，隋總管毅之女也。毅謂此女才貌如此，不可妄許人。乃於門屏畫二孔雀，有求婚者與兩箭射之，潛約中目者許之。前後數十輩，皆莫能中。高祖後至，兩發各中一目。毅大悅，遂歸高祖。后善書字，類高祖之書，人不能辨。工篇章，好規戒。

太宗長孫后，太宗常與後論及賞罰之事，后曰：「牝雞司晨，惟家之索。妾以婦人，豈敢願聞政事？」太宗固與之言，竟不答。后所生長樂公主，太宗特所鍾愛，及將出，降敕所司，資送倍於長公主。魏徵諫曰：「昔漢明帝將封皇子，帝曰：『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？』若今公主之禮有過長主，理恐不可。」太宗以徵言告后，歎曰：「能以義制主之情，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。」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，詣徵宅賜之。后嘗著論，謫漢馬后，以為不能抑退外戚，令其貴盛，乃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，此乃開其禍端，而防其事爾。

太宗徐賢妃諫伐遼云：運有盡之農功，填無窮之巨浪，圖未獲之他眾，喪已成之我軍。諫造宮室云：終以茅茨示約，猶興木石之疲，假使和僱取人，不無煩擾之敵。又云：有道之君以逸逸人，無道之君以樂樂身。諫服玩纖靡云：作法於儉，猶恐其奢。作法於奢，何以制後。

貝州宋廷芬五女，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，皆有詞學。德宗俱召入，試以詩賦，問經史，中大義。深加賞歎。德宗能詩，若華姊妹應制屬和，每進御無不稱善。德宗嘉其節，概不以宮妾遇之，呼為學士先生。

唐高祖第三女微時嫁柴紹，高祖起義兵，紹與妻謀曰：尊公欲掃清多難，紹欲迎接義旗，同去則不可，獨行恐懼後害，為計若何？妻曰：公宜速去，我一婦人，臨時別自為計。紹即間行赴太原，妻乃歸鄆縣，散家貲，起兵以應高祖，得兵七萬人，與太宗俱圍京城。號曰娘子軍。京城平，封平陽公主。葬時特用鼓吹，以賞軍功。

鄭善果母翟氏，賢明曉政道，每善果理務，翟氏常於閤內聽之。聞其剖斷合理，歸則大悅。處事不允，母則不與之言。善果伏於牀前，終日不敢食。善果由此厲己為清吏。

崔元暉母盧氏嘗戒子曰：吾見姨兄辛元馭云，兒子從宦者，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，此是好消息。若聞賞貨充足，衣馬輕肥，此是惡消息。吾重此言，以為確論。比見親表中仕宦者，多將物上其父母，父母但知喜悅，竟不問物所從來。若是俸祿餘資，誠亦善事。如其非理所得，此與盜賊何殊？陶母不受魚鮓之饋，蓋為此也。汝等坐食俸祿，榮幸已多，若不忠清，何以戴天履地？元暉遵奉母戒，以清謹見稱。

李光弼母□氏有鬚鬢數十莖，長五六寸，以子貴，封韓國太夫人。弟光進亦一品節制。雙旌在門，鼎味就養，極一時之榮。

薛元暉妻林氏有母儀令德，博涉五經，善屬文。所為篇章，人多諷詠之。元暉卒，其子彥輔等皆林氏訓導，登科者凡七十人，衣冠榮之。

於琮尚廣德公主，黃巢犯關，僖宗出幸，琮病不能從。賊起為相，琮以疾辭，為賊所害。而赦公主視琮受禍，曰：妾李氏女也，義不獨存，願與於公並命。賊不許，公主入室自縊而卒。

令狐峘為吉州刺史，齊映廉察江西。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，皆戎服庭趨。峘以前輩，恥為此禮，人告其妻韋氏。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為非，謂峘曰：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卿生前，如不以此禮見映，便雖黜死，我亦無恨。峘曰：諾。乃以客禮見映，深以為憾。以事奏貶峘為衢州別駕。

李拯迫於襄王溫偽署內相，心不自安。嘗退朝駐馬國門，望南山而吟曰：紫宸朝罷綴鴛鴦，丹鳳樓前駐馬看，惟有南山煙色在，清明依舊滿長安。吟已涕下。後死於亂兵，妻盧氏知書能文，有姿色，伏拯屍慟哭。賊逼之，至斷一臂，終不顧。竟為賊所害。

李德武妻裴淑英，裴矩之女也。德武坐事徙嶺表，矩奏請離婚，煬帝許之。德武將與裴別，謂曰：嫵婉始爾，便事分離，遠投瘴癘，恐無還理。尊君奏留，必欲改嫁爾，於此即事長訣矣。裴泣下，欲操刀割耳，誓無他志。裴與夫別後，常誦佛經，不御膏澤。因讀列女傳，見稱述不改嫁者，乃謂所親曰：不踐二庭，婦人常理。何為以此載於傳記乎。十餘年間，與德武音信斷絕，時有柳直求婚許之，期有定日，裴以刀斷髮，悲泣絕糧，矩不能奪。德武已於嶺表娶朱氏為妻，及遇赦得還，至襄州聞裴守節，乃出其後妻，重與裴合。生三男四女。貞觀中，德武終鹿城令，裴歲餘亦卒。

樊彥琛妻魏氏，彥琛卒，屬李敬業之亂，為賊所獲，逼令彈箏。魏歎曰：我夫不幸亡沒，未能自盡，今復見逼弦管，豈非禍從手發耶！乃引刀斬指，棄之於地。賊黨又欲妻之，以刀加頸脅之，大罵被殺。

武后時越王貞謀興復，惟紀王慎不預謀，乃亦坐死。女東光縣主楚媛，幼以孝稱，適裴仲將，相敬如賓。時宗室諸主，皆以驕奢相尚，諍楚媛獨尚儉素，曰：「所貴於富貴者，得適志也。今獨守勤苦，將何所求？」楚媛曰：「幼而好禮，今而行之，非適志歟？」慎凶問至，楚媛嘔血數升。免喪，不御膏沐，垂二十年。

憲宗以杜棕尚岐陽公主，公主有賢行。杜氏大族，尊行不啻數十人，公主卑委怡順，一同家人禮。度二十餘年，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。始至，則與棕謀曰：上所賜奴婢，卒不肯窮屈，奏請納之，悉自市寒賤可制者。自是閨門落然，不聞人聲。

穆宗大漸，命太子監國，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，太后曰：「武氏稱制，幾傾社稷。我家世守忠義，非武氏之比也。太子雖少，但得賢宰相輔之，卿輩勿預朝政，何患國家不安？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？」取制書手裂之。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，密上箋曰：「若果徇其請，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。」太后泣曰：「祖考之慶，鍾於吾兄。」

長孫皇后侍太宗疾，累年晝夜不離側，常繫毒藥於衣帶，曰：若有不諱，義不獨生。貞觀十年皇后疾篤，因取衣帶之藥以上曰：妾於陛下不豫之日，誓以死從乘輿，不能當呂后之地爾。

唐常侍李景讓母鄭氏，性嚴明。早寡家貧，居於東都。諸子皆幼母自教之，宅後石牆因雨隕陷，得錢盈缸，奴婢喜，走奔告母，往焚香祝之曰：吾聞無勞而獲，身之災也。天必以先君餘慶，矜其貧而賜之，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，乃其志也。此不敢取。遽命掩而築之。三子皆進士及第，景讓為浙西觀察使，左者押衙忤意，杖殺之。軍中憤怒將變，景讓方視事，母出坐聽事，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：天子付汝以方面，豈得妄殺！萬一致一方不寧，豈惟上負天子，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，何以見汝之先人乎！命左右褫其衣坐之，將撻其背。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，久乃釋之。軍中遂安。

潘炎，德宗時為翰林學士，恩渥極異。其妻劉晏女也。京尹有故伺侯，炎累日不得見，乃遣閹者三百緘。夫人知之，謂炎曰：豈有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緘，其危可知也。遽勸炎避位。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，夫人憂惕曰：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懼禍之必至。孟陽解論再三，乃曰：不然試會爾同列，吾將觀之。因遍召深熟者客曰：夫人垂簾觀之。既罷會，喜曰：皆爾之儔也，不足憂矣。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？曰：補闕杜黃裳。夫人曰：此人全別，必是有名卿相。

朱梁朱延壽守壽州，為楊行密所破。妻王氏聞之，乃部分家僕，悉授兵器，遽闔中州之扉，而捕騎已至。遂集愛屬，出私帑發

百僚，合州一廨焚之。既而稽首上告曰：妾誓不以皎然之軀，為仇者所辱。乃投火而死。

石晉李從溫在兗州，多創乘輿器服，為宗族切戒，從溫弗聽。其妻關氏素耿介，一日厲聲於牙門曰：李從溫欲為亂，擅造天子法物。從溫驚謝，悉命焚之。家無禍敗，關氏之力也。

湖南馬希范以廖匡戰死，遣弔其母，不哭，謂使者曰：廖氏三百口，受王溫飽之賜。舉族效死，未足以報，況一子乎！願王無以為念。王以母為賢，厚恤之。